

Buried

活埋

Alive

by LU HUANZHI

前 言

新元十二年11月12日下午，大雨。阴灰的窗户上，密密麻麻布满雨滴。一个头戴礼帽身穿深灰色雨衣的中年男子，闯进了我位于江苏路某大厦十五楼的事务所。他自称是艺术家，名字叫钱六想。我望着他，恍如进入了虚拟现实：来自胶片老电影里的一名克格勃，从久远的被遗忘的过去穿越而来，降落在我眼前，由于重新被数字化了，他看上去格外的光鲜，清晰，真实感十足。

我知道，按照惯例，接下来的情节一定是有某事发生。我静静地等待着。果然，他不慌不忙脱下礼帽，脱去雨衣，一一在衣架上挂好，然后微笑着，向我缓缓走来，在我面前坐下，递上一份简历。仿佛他是来应聘的。

我扫了一眼简历：“请问……”

“你动作不够快，陆老师。”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黑白相间的花蝴蝶，放在写字台上。我盯着花蝴蝶发愣。心跳在加速。它外表几乎乱真。细看之下才发觉是高仿工艺品：复合材料制造，品质优良。它前后两端及下腹部上各有数个精密的针孔摄像头。它是一架微型无人机。

“你在监视我？”

“我看了你和傅周的谈话，知道你在为他做调查。我有点好奇，所以过来看看你。”

我猜对了。可我更加惶恐。这事过于离奇：傅周委托我做的调查，我

还没来得及展开，谜底却主动找上门来了。我不禁又一次感觉到自己身陷在虚拟现实中，无法自拔。

“原来是你在监视傅老师？”

钱六想收敛起笑容，颌首承认：“是我在监视傅周。陆老师，你不用去调查了。我监视傅周，有十年了。”

我大吃一惊：“有十年了？这怎么可能呢？”

“准确地说，是十年多一点，陆老师。总计三千七百八十五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政府工作？”

“没有。我从来只为自己工作。”他左右环顾，打量起我小小的事务所。

我有点愤怒：“你太过分了！这绝对是犯罪！你知道吗？”

钱六想转回头，一副怜悯我的表情：“我理解你的心情，陆老师。你放松点。听我说：傅周只不过是十九个人之一。我总共监视了十九个人。我监视了他们十年。”

啊……我目瞪口呆，无比震惊。

“我在做一件作品。”我听见钱六想在解释，语气平静，客观。

“一件作品？”

“一件当代艺术作品。名字叫《活埋》。”

“当代艺术作品？我不太懂。”

“我知道，陆老师。很多人都不太懂。所以我准备放弃了。”

我细看他已不年轻的面孔，忽然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请问，你说放弃是什么意思？”

“陆老师，我刚看完你的《暴力杂志》。文字派，有意思的书。所以我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提前通知傅周，就说我会在……”他低头瞄了瞄手表：“差不多八个小时之后，今天的午夜十二点，把我监视他十年的全部视频公布在网上，也就是说，从明天起，全世界的人，可以像看电影一样，看到他过去十年里每一天的生活实况，他所有的隐私，统统会曝光，一览无余……”

天哪……我倒吸一口冷气，大脑一片空白。

两秒钟以后，我才有所反应：“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千万不能！绝对不能公布视频！”

“我是来通知你的，陆老师，不是来和你谈判的。我已经做了决定。”

他说得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我也清楚，我无力制止他。然而作为傅周的朋友，在此紧要关头，我也不能无所作为。必须尽一切努力，让傅周免遭伤害。于是我陪上笑脸，劝谏如下：“钱老师，你真的考虑好这么做的后果吗？你会坐一辈子的牢……如果你和傅老师之间真有啥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保证，我可以……”

钱六想打断了我：“我不是针对他一个人，陆老师。”他眼睛里闪动着坚定的光芒：“其他十八个人的视频，我也会同时公布。没有人可以例外。”

“你疯了吗？”

“是的。我疯了。”

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他从衣架上拿起雨衣，不紧不慢地穿上，一一扣好扣子。他戴上礼帽，恢复了克格勃打扮，然后挥手向我告别，开门走了出去。从我眼前消失了。

花蝴蝶还栩栩如生停在写字台上。它浑然不觉，仿佛伪装依旧有效，我不知道它的真身是一架微型无人机一样。

以上回忆，部分来自于我的记忆，部分，比如：钱六想和我的谈话，是根据事务所监视摄像头拍下的视频，逐字逐句纪录下来的。这是我和钱六想的第一次见面。很简短。至今回看，依然觉得很真实，像一个过期的虚拟现实。

傅周是华夏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我和他相识于《暴力杂志》写作期间。在钱六想的《活埋》视频里，有我们交往的全部细节（详见第三回）。我们之间来往并不密切，每年碰一两次头而已。新元十二年11月10日下午，也就是钱六想闯进我事务所的两天前，傅周突然来电，说有事要马上见我，越快越好。见面地点就在他著名的大书房。我驱车赶到时，已薄暮四起，夕照映在湖上，放眼望去，层林尽染，树木皆秋色。

傅周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被人监视了。”

“是政府吗？”我问他。

他摇摇头，回答说：“不会。至少对我不会。没必要。”

随后他也顾不上客套，急切地向我述说了他的遭遇：今天，在他开车去学校的路上，在校园里，他两次看见一只黑白相间的花蝴蝶，在几十米远的距离外飞过。他很好奇，也觉得有点奇怪。他班上一个爱看八卦新闻的女学生提醒他：有一种狗仔队专用的微型无人机，为了不让被跟踪的明星们发现，需要伪装自己，所以就被制造商做成了蝴蝶啊小鸟啊蜻蜓啊的外型。他听了之后很紧张，陡然间觉得他也被人跟踪了¹。

我的职业是保险调查员。《暴力杂志》出版之前，辗转于各大保险公司，当了多年调查员，之后离职，在全国各地漂流数年，再后来发现是一场误会，遂返回上海重操旧业，开了一家小小的调查事务所，专接保险赔偿调查业务。

傅周看中了我的专业背景。他急着见我，是要我帮他查出是谁在暗中监视他。他向我坦言：他很确定，监视者是他认识的人，此事只会涉及他个人的恩恩怨怨，不会有政治背景，也正因为此，他才不敢去雇佣私人侦探，怕他们嘴巴不牢，传出去，坏他名声²。

后来，钱六想也承认，是他过于贪心了，本想记录下全部，结果却弄巧成拙，迫使他不得不提前行动。如果没有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小纰漏，他对傅周和其他十八人的监视，至少还要维持五个月以上。按原计划，他要等到新元十三年春天来临，待到春暖花开时，才会把《活埋》的视频公之于众³。由于电话被挂断（为了安全起见，钱六想和我通话时，会经常突然间挂断电话），我没有来得及追问他：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他有何特别意义⁴。也许很偶然，只因为他喜欢春光明媚，也许是他心理阴暗变态。总之，按原计划，我和钱六想不会有交集。虽然与傅周的交往，让我不幸被纪录在《活埋》视频中。

然而，钱六想时间如此漫长、工作量无比巨大的监视作业中唯一一次小小的纰漏，傅周与生俱来的胆小谨慎，我二十岁时漫不经心随机选择的一个混饭吃的专业，这三者，竟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奇妙地翻转了命运。我不但被深深地卷了进去，还被点燃了歇斯底里的激情，且经久不息，终于耗费无数心力物力，经历了比出版《暴力杂志》更多的危险，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写下了本书：一本以钱六想为第一男主角，并且和他声名狼藉的《活埋》作品同名的书。

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一我个人史上最疯狂的失控，会持续二十年，以至于永无回头之可能。如果一定要追本溯源，这个起点就应该在新元十二年11月12日下午，钱六想离开我的事务所以后。即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在大雨滂沱中驱车前往阳澄湖去寻找傅周的种种情景，以及笼罩我全身的绝望无助感。以下是我的亲历⁵：

一路上严重堵车。即便在雨雾中，我也能看到前方悬浮在空中的监视飞艇，像一小片乌云，俯瞰下面芸芸众生。自从新元以来，上海早已是一座裸城，几百个监视飞艇日日夜夜悬停在城市上空，几百万个摄像头，分布在大街小巷。监控无所不在。

我满头是汗，连续拨打着傅周电话。然而他手机始终在关机状态。无聊中，我说了一句指令，打开新闻订阅，想喘一口气。娘娘腔的明星虚拟人“将军”出现在我眼前，播报着新闻：一名伊斯兰女人弹（网称炸弹屎）又在西雅图炸了一幢楼，死伤数十……中国又一款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洲际导弹服役……“将军”还不忘幽默，晒警察国家的政治正确，他咳嗽一声，强调了维稳的好处：强大的国防力量和上天入地全方位防范犯罪的安全措施，确保了人民安居乐业，免遭恐怖分子袭击……

那只露陷的花蝴蝶，就在我口袋里。这是钱六想为了向我示好，留给我当证物的⁶。后来果然被警察拿走了，作为钱六想犯罪并立案通缉他的凭证。

在阳澄湖畔最好的豪华酒店，我终于找到了傅周。原来，他和一帮教授正在腐败：喝花酒吃大闸蟹。难怪手机关机，还叮嘱学生保密他行踪，要不是我发急了大声吼叫，说狠话，示凶悍，吓坏了他学生，恐怕连个找他的方向也拿不到。

傅周听完我通告，吃惊的程度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在我面前来来回回快速走动，嘴里喃喃自语。紧接着是无比的颓丧和悲伤。以至于我很担心他会自杀。他找出钱六想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对方停机。这意味着最后试图阻止钱六想的打算落空了。在坐我的车返回上海的途中，傅周打电话给他的一个老朋友，正在上海策展的大牌国际策展人王品钦。他向我解释说，王品钦和钱六想同是艺术圈的人，彼此间很熟。

我们三人约在市中心一个酒吧里见面。王品钦中等身材，头发很茂

密，穿着考究文雅。傅周把微型无人机也即花蝴蝶递给他，问：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个，只是一个道具，钱六想在搞一次行为艺术？傅周显然还想作垂死挣扎，期待最后一丝侥幸的降临。王品钦接过花蝴蝶，拿在手里仔细端详，好像在做他的本职工作：认真考察一件艺术作品。看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回答：别人不好说。但是他不会。

我发现王品钦忧心忡忡⁷。《活埋》视频公之于众后，我才知道他也是“十九首”之一。我们在万般焦虑中等待午夜降临，仿佛在等待死刑的判决。这个夜晚无比漫长。傅周又叫来几个人。他们在激烈地争辩着，商议着一旦视频曝光，如何对钱六想采取法律行动。我望着他们，无所事事，忽然间心里面一跳，兴奋起来。这是写作本书的最初冲动。可我马上又觉得很羞愧：在老朋友傅周受难的时刻，我怎么可以存这种自私的念头呢？必须放弃！

午夜。果然如钱六想所预告，《活埋》视频如期公布。十九个人，一个不落。然后就是轩然大波：全民愤怒人人谴责。掀起了全球观看狂潮。数以亿计的人在热议在争论。年轻人兴高采烈的种种滑稽模仿。图像消费推高了GDP增长……整整闹了大半年。

然而，早已沦为全民公敌的作恶人钱六想，却消失得干干净净，无人知其去向。这在监控无所不在的上海，堪称是一个奇迹。听说追捕他的警察动用了多个机器人，汇集了无数监控视频图像（来自可能与钱六想有相关性的地点上空几十个监视飞艇及地面几十万个摄像头），从中提取线索，竟也找不到他。谣言很多。我猜他是化装出逃，而且一定是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是反复谋划和部署的结果⁸。直到一年以后的某一天早上，他才突然间冒了出来，我听到他在电话里说，他已转入地下，做地下党了。可我却没有勇气对他说：我正在写一本书，也叫《活埋》，以他和“十九首”为主角。

古诗十九首

钱六想的《活埋》，全名叫《活埋。拟古诗十九首》。之所以会与汉语史上最受人推崇的五言诗发生联系，纯属偶然：钱六想恰巧读到了古诗

十九首，并且认定这是古代版本的《反活埋》，即用文字标记了种种反抗，反抗时间和日常际遇对于个体生命的活埋。他后来承认，他从中得到了灵感，并萌发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异想：反其意而用之，以巨量的图像代替文字，做一个当代版本。一开始定下的名字非常直白，就叫《活埋十九首》。他解释说，十九，这个数字足够丰富，又不繁琐，恰到好处。他当时日夜激动，疯狂投身于行动，在他认识的人里面物色人选，很快就满了十九个，前后还不到一星期。他逐一在他们的居住地和 workplaces 秘密安装了监视摄像头，记录下他们每天的活动，日常起居。通过他的剪辑，让他们从日常生活中“跳出来”，变身为他《活埋》作品中的图像⁹。

我追问他“反其意而用之”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如果不能主宰世界，就要主宰自己。否则就是被活埋了。”然后挂了电话¹⁰。

被他者主宰，就等同于活埋。这是钱六想一贯以来的想法¹¹。偶读之的古诗十九首，只不过是成就他《活埋》作品的一个触发点。《活埋》这一标题本身就暗示了某种批判性，似乎在宣判人生可以一分为二：有意义的，非意义的。非意义的，皆可视为“活埋”。或许在钱六想看来，我们称之为“人生”的个别身体史，只是一趟主体驾驭身体沿着意义的轨道穿越社会的旅程，全程自主，活着，就要全速前进，任何的偏离和停滞，都是错误和浪费，是走向非意义的运行，是活埋，虽生犹死。

就此而言，全部《活埋》视频，就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事实的纪录，即反个人公开叙事的私下实况图录，或图像史料，而应当被理解为是意义扫描身体之后的某种成像。在图像背后，作者价值指向的运作，不能视而不见。况且在我看来，它们相当严厉和古典。在一次通话中，我曾武断地将其概括为：个体即是主体，没有任何机动的余地。否则就将面临贬值。身体必须被置于主体意志的管理之下，才有可能有效地生产意义和价值。身体的自由展开，是无效的，混乱的，只会导向非意义的产生，导向虚无和否定的生产。钱六想听了之后，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岔开了话题¹²。

或许正是这一超人式的强力思想的内置，钱六想才得以不断截获反日常的持久激情和力量，去发动意义的圣战，以毁灭性的、既摧残别人生活又捣毁自己前程的巨大代价，成为一名完全不为现实秩序所规训，不被资本逻辑所物化的邪恶艺术家。

然而在我的访谈中，几乎所有人，包括傅周在内，都对钱六想在新元十二年11月12日午夜之前的为人行事交口称赞。他们无法想象这个平日里说话不多的谦谦君子，竟会如此凶神恶煞：在全球数亿人的屏幕上悍然展示他们每天的私生活，包括卧室内容。考虑到他们难以平息的愤怒状态，这一评价，应该有相当的可信度。让他们很痛苦，并且始终想不明白的是：钱六想究竟为什么如此憎恶和鄙视他们？

这其实也是我的问题。在之后的通话中，我曾鼓足勇气问过他几次，可每次都没有结果。只要我一提及十九个人，他就不说话了，以长时间的可怕沉默和冷场来惩罚我。我只好作罢，不再纠缠他。虽然听到他亲口谈论为什么是他们，是这十九个人的人生才符合他“活埋”的诊断，对于我写作本书至关重要。

我决定从其他途径获取答案。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看完全部《活埋》视频。监视十九个人十年，这个数量实在过于巨大，就算几十个人二十四小时工作，耗费几年时间，也不可能看完。于是我模仿警方的做法，雇佣黑客团队（专业的数据公司开价极高，且不愿意干，因为《活埋》视频属非法监视，他们怕有法律上有麻烦），使用机器人在民用的超级计算机上完成全程观看，并且按我的要求和工作构架，作了数据提取和涉及全部视频的图像调查。费用虽高，但也在我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我还从匿名黑客那里订制了一个专门软件来应付数据提取，以便高效快速地调取和捕捉巨量视频中本书叙述所需要的细节。

第二项工作很繁琐，规模也很大，这就是对十九个人的周边人进行访谈式调查。我列出亲友、同事、朋友、熟人、认识者等种类，然后根据远近亲疏再一步细分等级，设计出几种问卷。每个人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但考虑到调查的客观性和信息采集的数量要足够和有效，还有，在十九个人之间也要维持某种公平性，即相互之间不可悬殊过大，因此，我把每个人必须要访谈的周边人，限定在三十人至四十人之间。接下去：第一步，访谈名单来自黑客团队对《活埋》视频的数据提取。第二步，雇佣调查公司对十九个人的周边人再进行一次仔细调查，以便列出那些没有进入《活埋》视频而必须访谈的人的名单。第三步，两个名单对照合并，列出最终必须访谈的人的名单，总计有七百多人。第四步，交由调查

公司执行访谈和交谈，全程视频纪录。第五步，七百多人的全部访谈视频，交由数据公司，按我的要求和框架，进行数据提取，图像调查。此项调查费用浩大，为了照顾我可怜的财务支付能力，我分期执行了三年才得以勉强完成。

以上工作模式，在写作《暴力杂志》期间就已初步成型。我稍加调整，运用于本书，虽复杂，操作起来还算是得心应手。最艰难的作业，还是访谈十九个人本人。我是按照《活埋》视频中已剪辑部分钱六想的排序，依次按图索骥，找十九个人访谈的。第一个对象是傅周。傅周听说我要写本书，很惊诧。然而在听我详细地阐述了写书计划之后，他大度地接受了我的访谈，虽然此时距离新元十二年11月12日他的“受难日”才半年多。可接下来，我却遇到了一连串拒绝：范里鸣，裴颂，王品钦。其中王品钦的反弹尤为凶悍，他几次三番来电警告我，不得去骚扰他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他绝顶聪明，早已猜透了我的工作模式（我估计他在第一时间里读完了《暴力杂志》）。对他周边人的访谈工作展开之后，他更加愤怒，甚至威胁要找人暴打我一顿……¹³

十九个人里，有六个人拒绝访谈。除上述三人之外，另外三人为：郭彭，马冠军，凯瑟琳。二十年后，他们三人仍一口回绝我去回访。凯瑟琳最好玩，每次和她视频连线，她总是无比同情地望着我，摇头，叹气，好像我是一个偷看她的可怜的坏孩子。事实上，我也是。我就是：为了写作本书，我日复一日把《活埋》视频的摘要翻来覆去反复细看，熟记在心。我提取数据，我编制索引。我研究十九个人隐私，对他们身体的细节如数家珍，堪称全球第一权威。我承认，本书若是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会继续扩展钱六想对十九个人的伤害。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本书初稿写完之后，我将其无限期搁置，没有付之出版。

有了这一番经历，再加上手握七百多人的访谈及全部《活埋》视频的数据提取，在充分掌握了各种微事件及细节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似乎触摸到了某些答案。这十九个人，年轻时和钱六想一样，很激进，是现实秩序的对抗者，但最后都改变了。更戏剧性的是，他们大部分人成了生活光鲜精神得意的成功者。在钱六想看来，他们委身于资本，委身于国家，委

身于体制与行规，某种反抗奴役的崇高，像水分蒸发一样，从他们身体里永久性地消失了¹⁴，而他们自己却视而不见。他们符合钱六想对“活埋”的定义，即被现实秩序所主宰的人。

我曾以自己为例，在通话中和钱六想讨论过有关对抗或认同现实秩序的问题。我争辩说：或许有人（暗指十九个人，但为了不刺激钱六想，我故意含糊其辞）也做了一些微小的努力，去争取自由，可他们不希望自己陷入太危险的境地，他们挣扎于对抗和妥协之间。他断然否定了我的辩护，他认定凡是安全的，都是被主宰，被支配，被治理的，不可能既是安全的，又是自由的，唯有危险的自由才是自由，否则都是幻想和犬儒，是叶公好龙。他这么描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我保证你安全，你缴械。”¹⁵

他把十九个人看作是可耻的变节者。这或许是最接近的答案。他鄙视任何软弱和妥协。他以奇迹的标准衡量日常生活。他肆无忌惮制造非法状态，置身于法律和伦理之外。他坚定地站在意义这一边，并把意义作为一种绝对的自由伦理和主体责任，强加给十九个人。我认为，在监视他们的十年里，他早已意识到身体不再是主体可以驱动的生物/社会体，所以他才会如此绝望，最终决定转入地下。

然而，追求快乐和成功是生命的本能，生物的常态，我们狮身人面，无非进化速度最快而已。身体自治，生命自治。这是我和钱六想之间最大的思想分歧，也是二十年来持续激励我写作和重写本书的动力。虽然我不否认，我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出于题材上的吸引：用全文字本来重写图像叙事。

假如可以剥离掉钱六想赋予图像的意义和价值诊断，那么在我看来，全部《活埋》视频，就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对十九个生命体的长时段测绘，虽支离破碎，却也图绘了他们在资本澎湃强劲的全球扩张背景下为生存而战的非凡十年：数不清的如碎片纷纷一般的微事件，精确到每一天的具体生动的身体史，形形色色或有趣或阴暗或残酷的细枝末节，恰恰代表了意义和价值拦不住的、更无法遏制无法消灭的生物的机动灵活和生机勃勃。

事实上，钱六想也认识到了他的批判性和他俯瞰式的精英诊断的危险性与苍白感，这使他早早就放弃了剪辑，他希望观众在看了他未经剪辑的《活埋》视频之后，通过自己的部分想象来获取他赋予图像的意图和价

值诊断。这应该是他将已剪辑部分和未剪辑部分同时公之于众的策略。已剪辑部分，可视为未剪辑部分的导论或主题向导（详见第一回）。然而，全球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五花八门离奇怪异的自由剪辑，是否出乎了钱六想的意料，是否意味着他这一显然是很精明的预设的失败呢？

我认为不是。他预设的观众，其实并不是数以亿计在屏幕上看热闹看八卦的主流人群，而是静悄悄穴居在全球中心城市的反当代艺术体制及其机构的散兵游勇们。他们非常非常小众，或许是我们人类最后一小撮仍被乌托邦迷惑和折磨、仍在幻想独立自主的人。就此而言，《活埋》作品是钱六想准备充分的一次呐喊，一记奋不顾身撞向未来的重击。转入地下，早在他的议事日程之内。

鉴于访谈内容和《活埋》视频数量很庞大，叙述中充满了矛盾、情绪、偏差和混乱，差异巨大，分歧和冲突很严重，部分甚至南辕北辙，无法调和，本书以多重叙事来收纳和并行处理各类异见和乱相：宁可众声喧哗，嘈嘈杂杂，让丛乱相异的信息浮出水面，也不想以一种干净周延的流畅独白来遮蔽它们，收拾它们，删除它们。

当然，我必须承认，本书仍是一部主观的书。有我的偏见在内。以上诸项努力，不代表偏见会自动被清除，被消灭。或许只会让它们进化得更隐蔽，更擅长于伪装，隐身在貌似多元的叙事缝隙中。请务必警惕。

另外，本书虽以钱六想为第一主角，却并非钱六想的传记。之所以也取名《活埋》，乃是因为本书是围绕着《活埋·拟古诗十九首》这件作品而展开的，可以说，钱六想和十九个人，都是因《活埋》作品才被本书叙述的。在此意义上，本书也可以看作是我个人的游历记，侧写了我被卷入《活埋》事件所引发的漩涡之后二十年来所经历的种种状况，所见识的种种人，以及所目睹的种种奇观。

二十年后

仅仅二十年，世界已面目全非。我们有了新的伦理，不再为和机器人做爱可耻，相反，它成了最酷的热门体验，在全球被热烈追捧。

生命在为创造利润而运作：基因优化技术按照我们所敬仰的光鲜的形象在生产我们的后代。无数器官被生物工厂制造出来，以新换旧，升级改造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年轻，有活力，也让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所以我们毫无怨言，见怪不怪。

时间和历史永不消失，全部化作了图像和数据。我们习惯了看见就忘，记忆被放弃，反正看见即拍下：智能穿戴上的摄像头和传感器会自动记录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一切，储存在云上。我们的行动轨迹，身体状况，也全天候处于穿戴的实时测量和分析中，连放个屁都要通讯一番，作为健康数据纪录在案。身体已委托给数据库管理，数据库远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而穿戴及数据库，最终为全球精英所控制的大企业所读取，与国家机构相连接。我们都活在穿戴不间断的监视中。然而我们很合作，很淡定：既然没有隐私可言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常态，不如接受事实，换取全自动生活的便利。

对我而言，这仿佛是一部最新版的虚拟现实：生活越来越像是资本设计好的一个局，深不可测，周围一切都在加速运转。我开始晕眩，不适合，担心落伍。我不得不时时刷新自己，改造自我，向年轻人看齐，使用最新潮的穿戴。虽然尽了种种努力，但我还是在几年前关闭了事务所，提前退休了。保险调查早已数据化实时化，不再需要有人出动，亲力亲为了。我做生意来维持生计，同时继续业余写作，包括重写本书。

钱六想早已被我们遗忘¹⁶，也完全销声匿迹。他最后一次来电，是在十三年前。但作为一名恐怖分子，他仍在中美两国安全部门的通缉名单上。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每年都要询问我，是否和他有其他渠道的联系。所以我经常会想象如今他身在何处。我猜他一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摄像头看不到的什么烂地方，远离数据、图像和网络，没有穿戴设备，极少信息流动。因为只有在资本主动放弃的不可救药之地，匿名和隐藏才是可能的。为了人身安全，他别无选择，只能任凭自己过时和被淘汰，渐渐变成一个废物。技术的进步，使得非法的成本很高很高，我们全部在线，任何行动都会被数据自动侦测或预测到。数据恢恢疏而不漏。我认为这就是钱六想不再打电话来，也不再做新作品并从此消失的原因。

从新元十三年十一月底起，至新元二十年十月中旬止，前后差不多七年的时间里，他和我通话68次。这很不寻常。我至今仍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选择我作为他通话的对象。我曾直截了当问过他一次：你为什么要打给我？他哈哈一笑，没有回答¹⁷。在当时，这其实加深了我对于他的猜疑：即我怀疑他暗中选定我作为讲故事的人，来为他树碑立传。这并非空想，而是有一连串的证据可作支持：他亲自登门拜访我的事务所，他给我优待让我提前通知傅周（通过监视视频，他显然知道“十九首”中我只认识傅周一人），他把花蝴蝶微型无人机留给我表达善意，他读过《暴力杂志》，他冒着被抓捕的危险不断给我来电，并谈论他的新作品¹⁸。当然，我也有很大的疑惑：作为上海圈内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他为什么要选我这样一个寂寂无名且和当代艺术毫无瓜葛的业余作者呢？

二十年后，我的猜疑仍在，但我已不再介意。我愿意相信，他也可能是因为太寂寞了才和我通话。而我重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了纪念我和他的遭遇。如今，想象力被资本全盘收购，只为利润和统治工作。再也没有像钱六想那样为了与现实秩序对抗宁可让自己出局最后自取灭亡的艺术家。也没见到像《活埋》作品那样肆无忌惮溢出我们可理解范围的当代艺术作品。我们已文明，我们已缴械。

为了重写本书，我对十九个人及一部分他们的周边人进行了一次回访¹⁹。我发现，十九个人中大部分人早就下载了未经剪辑的《活埋》视频，作为自己回忆过去的凭证。他们对我解释说：钱六想监视他们并公布监视视频，对他们的伤害巨大，这是事实，永远也无法抹去他们内心的伤痛。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原谅钱六想。不过，视频纪录了他们逝去的生活，这也是事实。要区别对待。他们下载视频，代表他们已从伤害中恢复了过来，可以比较平静理性地看待视频的内容，并敢于把它们当作个人的档案来使用（详见第六回）。

不过，另一事实更让我惊骇：十九个人中每个人，包括拒绝我回访的三人²⁰，都在家里安装了视频监视，部分人在卧室里也装了，据说到晚上熄灯后才关闭。也不光他们十九个人家里装，他们的周边人家里也都装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为了家里防盗才迫不得已，结果不是。回访中我得知，

在上海，政府的新一代智能监控早已天罗地网，无所不能。小偷基本绝迹。这两百多人，全都是自己对自己进行监视，没有一个例外。他们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活动，日常起居。和钱六想监视十九个人，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为什么《活埋》视频里每个人，在二十年后都变成了钱六想？

傅周回答了我的这一问题。“很正常，”他总结说：“我们就在图像内生存，我们纪录，我们回放，就这么回事。我们其实早就是图像化的生物了。不信，你关闭图像试试？你马上会觉得天大的不适应，好像是退回到了原始社会。我们谁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会有缺失。记录不全。信用大打折扣。而且没有人会理解你为什么如此激进？只会觉得你是个疯子！还有，我们可不是钱六想。我们从不伤害别人！”²¹

傅周还向我宣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记录下自己的图像的同时，还可以录下自己的脑电波。自己监视自己，纪录下一切，是一种信用，一种社会责任。自拍是为了建立数据库。我们衡量一个人是否负责任，是否有信用，是看他是否会记录下自己的一切，是否建立有可靠的数据库来作出的²²。

看来我还是落伍了。

本书初稿只有四回。第一回“《活埋》未完成”，介绍钱六想的《活埋》作品及部分内容要点。第二回“艺术家钱六想”，简述钱六想的生平和早期作品，重点还原他的激进史，即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激进化的，又如何克服了自己的罪恶感，最终将《活埋》作品付诸实施的。第三回“交往史”，从个人交往史的角度，写钱六想为何会选择这十九个人，也包括十年监视期间，他和他们是怎么交往的。第四回“列传”，是十九个人的小传，内容取自《活埋》视频和七百多个周边人的访谈。

重写之后，本书新增了两回。第五回“通话中……”，主要记述钱六想和我的通话内容，其中也涉及他转入地下之后的作品和他作为恐怖分子的轶闻。第六回“二十后，一次回访”，写我回访的经历及十九个人的现状。

我相信，即使在搁置了二十年之后，本书的出版，还是会对十九个人造成部分伤害。凯瑟琳再一次拒绝了我的访问，她看我的眼神，依然充满了怜悯。让我觉得，我仍是一个不轨的坏孩子。我请求凯瑟琳，还有其他人原谅我：

感谢你们对我的宽容和容忍，感谢你们接受我的访谈和回访。你们的友谊和善意，让我感到温暖和美好。但我不想因此而虚伪，自我审查。我一向和你们坦诚相见，从没有对你们隐瞒过本书的写作计划和写作逻辑。所以我要再次向你们申明：在本书中，我大量引用了《活埋》视频，它们在法律上属于非法监视。我也不会删除对于本书至关重要却可能让你们不舒服的段落及细节。如果本书让你们无法忍受，让你们觉得不堪，觉得受辱，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文字派

有关文字派的历史和理论，以及我为什么要追随文字派，在《暴力杂志》前言里，我都一一作了介绍和说明，不打算再重复。然而，毕竟二十年过去了。尤其这二十年是图像高歌猛进一路全胜的二十年：文字在消失，谈话越来越短，只有图像永不眠。我们都被成功改造成了图像人：全天候浸没在图像里，在屏幕上工作，消费，用穿戴监视自己和别人，连数据也全可视化了。作为一个文字派作者，置身于这场漫长的巨变中，当然经历了更多的痛苦，愤怒，也变得更激进，更政治化。我时常感到自己越来越像一颗人体炸弹。在这种氛围中重写本书，也即我的第二个全文字文本，又让我不安地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我已被当年钱六想创作《活埋》作品时危险的困惑所捕获：即我们是否已被图像活埋了？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补充。

图像书遍布我们周围，并且不再局限于屏幕凝视。它们正和虚拟现实的幻觉技术相结合，将我们的身体圈养在全新的感官体验的拟真之中。它们可以像软件一样时时更新，以便让我们感觉良好，并从此在图像内安身立命。至于文字，则被转换成图像的配音，语调谦卑地为图像服务。作为经济的新乌托邦，它们吸引了全球大量投资。

思想和学术的生产也都在全面图像化。学院论文就像是一部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纪录片：华丽的画面，宏伟的音乐，再加上作者面对镜头训练有素的交谈，讨论，提问，反驳，解答，魅力无穷。作者即图像。

图像无敌，意味着对独立文字的围剿，已贯穿在我们的日常行为里。一位向来和我友好且为人善良的出版商，三年来一直在苦口婆心劝说我放弃文字派。作为新生的图像人，他对全文字文本充满了不屑：“现在还有谁会去读一本印刷时代的古典书呢？”他这么质问我。很像在挑衅。以下是我们最近一次争论的片段：

出版商（怀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巨大遗憾和恼怒）：钱六想的《活埋》视频里，有十九个人十年里的全部生活图像，你七百多人的访谈，也有视频纪录，你回访的时候用了穿戴，全程不间断拍摄，有被访人的居住环境，这么多这么难得的图像，你为什么舍弃不用，要白白浪费掉呢？你这不是在犯傻吗？

陆换之（只想敷衍一下，来逃避一场注定要伤感情的争论）：我只是为了简便。做图像书，还需要补充很多很多的图像。制作成本是个天文数字。

出版商（没想到他来劲了）：这个我明白。我可以来投资。你放心，我绝不会干涉你的创作自由。你是了解我的！

陆换之（被迫做解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写书，真的不需要投资。我就是不想成为经济的一部分，才去追随文字派的！

出版商（可能觉得我智商堪忧，他的优越感顿时间膨胀了）：你还在念念不忘你的文字派呢？还是不想承认失败？好吧，你怀旧，我理解。但你也别太任性，完全不看现实，不顾事实：世界在向前，我们早就重新定义了书的概念，现在人人都知道，书就是图像。没有其他！

陆换之（本来就有情绪，一讲就失控了）：说到底，你说的，其实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资本意志，想通过图像，用一种经济的逻辑，把所有的作者都驯服。什么我绝不干涉你的创作自由，可能吗？图像书是什么？是经济！所有的图像书，制作费用都是要靠投资的。作者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承担得起！就算是机构赞助的，说穿了，也要靠投资。机构赞助的资金从哪里来？还不是企业出？都是要回报的！机构赞助，只不过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式而已。结论就是：有图像，就不可能有自由。既然是投资，就必然有审查机制：申请，审核，批准，不就是干涉吗？怎么会让作者想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呢！而且，这一道道程序，还会永久塑造作者，最后作者会自我审查，审查自己是否合乎投资或赞助标准。越是完美越是强悍的图像，就越依

赖于资本，因为制作费用实在太高，都是天文数字，没有投资，不服从经济的逻辑，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是不是这样？

出版商（他也没想到，我来劲了）：你讲的……据我所知，投资审查肯定是有的，但远没有你说得这么严重。你太夸大其辞了！

陆换之（好吧，既然丑话都讲出来了，也不怕再得罪人了，继续喷）：图像作为控制我们的视觉机器，和国家机器也是合为一体的。图像就代表着资本和体制，在规划我们的一切。就像你很想规划我的书一样。任何图像，如果我们可以追查它们的生产源头的话，最后一定会追查到头等舱，还有私人飞机，里面坐着的，全都是些衣香鬓影的混蛋，他们操控着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图像就是这帮混蛋给我们洗脑的视觉供应。是全景统治术！

出版商（踩到他底线了，他也失控了）：我太失望了！真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激进，简单，太政治化了！

陆换之（露出真面目后，又一次感觉到与人决裂的痛苦）：没错！我追随文字派，从来就不是怀旧，从来就是政治行动。我不是不看现实，而是在反抗现实。只做图像人，是死路一条。所以我才要变道而行，做一个隐形人。

出版商（他也是痛苦的，但掩饰得很好）：隐形人？什么意思？

陆换之（不由自主地笑了）：就是反叛图像，只靠文字运行的人²³。

是的，做一个隐形人，就是做一个不被图像捕捉和定格的人，就是做图像人的反对派，来反抗自己身体里面的现实秩序。无穷无尽的图像使我们身体麻木，空心化。图像规训我们，管理我们，给我们洗脑，蒸发我们的想象力，以至于统治技术的创新，要远远比我们的思考速度更快。图像是全球精英实施社会控制的核心。如果我们不想死在视觉快感里，不想被全景社会的编码致盲致昏，我们只有从全景中叛逃，置身在图像之外，对图像视而不见，不以图像为然，或在图像内部破坏，颠覆，做它的败坏部分。总之，用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低成本的方式来维持反抗的运作，不让图像完全占领我们，掌握我们。

做一个隐形人，也是做一个文字派：写书，写短文，写标语……作为最早的图像反抗者，文字派早就预言到了今天的全景社会，其经历了几代

人持续至今的反抗实践，也卓有远见：返回和使用古老的全文字文本，看似一种蓄意的倒退，实际上却是我们每个人凭着一己之力即可掌握的战斗，便捷有效，无需额外投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用得起来，能够在资本之外，用它与自己的视觉感官作战，也即与我们作为图像人的视觉感官作战。

这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漫长而艰巨的持久战。

我们需要文字来直击大脑皮层，让自己复活，而不是继续做被图像浸泡的闷包。我们需要治疗，用句子，而不是用画面。我们需要一种反全景的野蛮，关闭图像，关闭镜头。

我们需要恢复我们的直觉，恢复我们的任性，恢复我们的冒险，恢复我们的洞察力，恢复我们的非理性，恢复我们的变态，恢复我们的欢声笑语。通过字里行间。

-
1.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傅周，新元十二年11月10日1006起。
 2.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傅周，新元十二年11月10日1115起。
 3.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四年5月16日。
 4. 在接下来的几次通话中，我忘记了此问。再后来，我即便想起来了，也觉得早已事过境迁，追问此等细事会显得很突兀，没必要小题大作，所以就一直没有再问他。
 5. 写作本书时，为了保证回忆的准确性，我查看了我特地保留下来的新元十二年11月12日的行车仪视频纪录。部分细节是按行车仪视频纪录予以再现和描述的。
 6.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四年7月29日。
 7. 二十年之后，在回访时，王品钦对我说，他一向很敏感，当时他就觉得他也会在十九个人里面。
 8. 我猜钱六想一定是早早就雇佣了黑客团队，而且也使用了机器人，否则，如《活埋》作品这么巨量的视频，以他一人之力将之上传网上，并按时公之于众，似乎不太可能。至于他究竟是如何成功出逃的，其过程，其细节，我也一直没有弄清楚过。鉴于此事高度敏感，在钱六想和我通话时，我也从来不问他。顺便提一句，这二十年来，除了谣言，我从未见过有靠谱的说法面世。
 9.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五年3月12日。
 10. 同上。
 11. 访谈视频，邵政平，新元十三年8月13日，汤亮，新元十三年9月2日，吴小夏，新元十四年2月1日。
 12.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五年3月12日。
 13. 如此标记事实，已征得王品钦的同意。二十年之后，他已接受我回访，并郑重向我道了歉。当然，即使他不同意，我也会如此标记事实，且一字不改。
 14.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王品钦，新元八年4月16日0918起。
 15.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七年4月11日。
 16. 我检索了最近十年的当代艺术文献，无一提及钱六想。
 17.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四年3月22日。
 18. 这也是傅周的看法。在我们私下谈话和回访时，他多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19. 仍有三人在二十年后仍然拒绝我去回访。他们是：范里鸣，凯瑟琳和裴颂。
 20. 我通过回访他们三人的周边人而得知他们的部分情况。
 21. 回访视频，傅周，新元三十二年3月22日。
 22. 同上。
 23. 陆换之穿戴7，新元三十二年9月19日。

第二回 「活埋」未完成

《活埋》作品是一部时间线长达一百九十年的视频。也就是说，其不重复的内容，有六万九千三百五十天，或一百六十六万四千四百小时。这还是按人头而论的一个初步估算：即十九个人每个人都被钱六想监视了十年。如果以单个摄像头所拍下内容的时间线来计算，则累计起来的全部视频长度，机器人快读的结果是一千一百十六年，即十九个人每个人至少被五个摄像头监视。显然，作为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活埋》不是为展览而准备的。甚至可以认为，它也不是为观看而生产的。靠眼睛，没有人能把它看完。即使只看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也都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任务。

“党国秘密警察使用的手段，我也可以用。但我不是秘密警察。我只想获取一个过程，一个被社会和法律隐藏得很深并且被禁止披露的过程。”钱六想在电话里如此回答了我的问题，即：《活埋》作品为什么非要用摄像头监视/纪录的形式？至于其匪夷所思的反正常的长度，他只是简单地解释说：“没有长度就没有说服力。”¹

也就是在这一次他难得有兴致和我讨论《活埋》作品的通话中，钱六想透露说，最初他只打算监视十九个人一年，然后剪辑一个十九个小时的版本展出，但后来改变了主意。²

其实，从一开始起，就存在着两个方案：其一是监视/纪录十九个人一年，剪辑一个十九个小时的版本，用于展览；其二是监视/纪录十九个人十年，全部视频不作任何剪辑。一开始时是现实考量占先，毕竟在当时，作为艺术家，钱六想还是在乎展览的。然而，在监视/纪录十九个人一年之后，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放弃了已剪辑好的十九小时版本，转入监视/纪录十九个人十年的方案（详见第二回）。

钱六想是如何做到在全球范围内对十九个人实施监视/纪录的？他如何安装和更换摄像头？是他亲自动手吗？这么巨量的图像数据，又是如何储存和跨国传输的？二十年来，这些都是谜。这方面情况，我不掌握，鉴于此话题的高度敏感性，在通话时，我也不方便问他。我猜，他是花了大价钱雇佣黑客团队来实施监视并做技术维护的，肯定使用了机器人。我曾请教过每年都要例行公事找我一次的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他们虽没有正式回答，但都含糊其辞暗示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也调查过是否有国际黑客帮助过他。

《活埋》作品的经费来源，及钱六想的收入开支情况，我所知甚少。仅限于访谈他周边人时所获得的零碎信息，大致知道他先炒股票，然后再炒房子，挣到了不少钱。我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或以讹传讹。这是我要声明在先的。

另外，《活埋》作品曾被全球众多好事的网民和键盘侠自由剪辑，有各国语言的版本（就此而言，全世界字幕组已联合起来了），总数过千，非法销售的也有几十种。它们基本上都是超简短型选集，一般短则五小时之内，长也不会超过五十小时。最长的，莫过于一个英语译本，有八十个小时，其中包括钱六想本人剪辑的十九小时版本。

已剪辑部分

钱六想本人剪辑的十九小时版本，一向引人注目，早在《活埋》视频公布后不久，即被各国字幕组译为十五种语言。³它是全部《活埋》视频中

唯一的已剪辑部分，也是一件可以作为当代艺术作品展出的完成品，名字很直白，叫《活埋十九首》，内容取自钱六想对十九个人第一年的监视/纪录，十九个人，十九段视频，按照人名排序前后连缀在一起。每段长度一小时，叙述一位主人公。图像开始之前，黑屏上先打出字幕，显示该段视频所叙主人公的名字及其生活地点，如：傅周（上海）。

十九段视频排序如下：傅周（上海）、范里鸣（上海）、裴颂（上海）、王品钦（伦敦）、安德鲁（纽约）、凯文（纽约）、凯瑟琳（波士顿）、艾玛（巴黎）、邬童（湖南霍村）、德米特里（彼得堡）、阿图罗（圣地亚哥）、许纯亮（温州）、郭彭（北京）、宋廷予（北京）、弗兰克（温哥华）、罗萨纳（巴黎）、杜明今（苏州）、马冠军（天津）、张磊（北京）。

钱六想说，他是按照他和他们认识的先后时间顺序排序的。这和他最初设想的展览形式，有很大差异，他本来是打算在十九个人的生活地点设立十九个独立的临时展厅（鉴于视频非法，为了不连累播放场所），即每个展厅都对应于一个人的生活地点，然后在同一时刻同时播放十九段视频，放完之后，再从头开始，循环播放。⁴也就是说，十九段视频，分散在全球空间里，同步展开，没有先后顺序。

“把它们打包在一起，是怕它们散失了。”钱六想这么解释他为什么又用时间线把十九段视频串联在一起了。他承认，他预计到了他的这一改变所可能带来的美学效果和他所追求的目标收益。“我当然有我的用处……”他欲言又止。⁵

结果不出他所料，《活埋十九首》果然被看作是一部高度真实的写实纪录片而倍受赞誉：“这可不是真人秀，这是生活实录！”一位上海评论家当年曾如此惊呼道，并叹为观止。⁶事实上，他的大惊小怪，的确也代表了在屏幕前看戏的全球广大观众的观感：即图像中的这十九个人，都不知道他们已被监视/纪录，因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摄像头的存在，他们在室内的表现是高度真实的，而纪录下他们的图像也是高度真实的。

钱六想的另一策略也取得了成功。在漫长的十九个小时的视频里，从头至尾，他没有加入一句旁白解说，也没有任何配乐，仿佛每段视频都是主人公日常家居生活的赤裸展示。每段视频均由长短不一的图像小片段拼接而成，以灰屏作为图像转换的标记。这些小片段是从第一年的监视/

纪录里摘录出来的，长则五分钟，短则一分钟，内容有人物行为实况，但更多的是人物言谈实况。部分言谈实况很富有感染力和戏剧性。

比如，在“郭彭（北京）”中，一位女友抱怨郭彭的男朋友，说他是那个不中用的货，平时叫得凶，一旦遇到事，傻几几的，特没主见，看着就生气。郭彭苦笑，说她早就看透了他那样，她要求不高，只要他床上有点用就行啦。女友大笑，说郭彭你颜值很不错的，干吗不换个好点的？郭彭骂了一句操，说警察天天盯着她，她怎么换呀，再说她男朋友没有弃她逃走，很难得了，也算得上是个勇敢的男人，她不好意思换。⁷

郭彭是人权律师孙长云的助手。新元元年，孙长云以颠覆罪被捕，郭彭受到牵连，被政府监视居住。新元二年七月中，钱六想将郭彭列入“十九首”中，对她实施监视。上述言谈实况，即取自新元二年10月17日的监视/纪录。这也是视频公布之后钱六想遭很多人严厉谴责的“罪证”之一：如此对待一个反极权的持不同政见者，简直比政府还要过份，政府只监听了她的电话，并没有对她实施不间断的全程视觉监视。

以下是“郭彭（北京）”里另一个言谈实况：姚老师在劝说郭彭：孙老师坐牢，还有不断延期的审讯，肯定是政府不对，大家也都在抗议，鸣不平，我也写过文章，但我认为成熟的做法是抗议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太投入。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受上面的注意和重视，这个案子背后的内幕你不清楚，再说，对孙老师，你也不是很了解。郭彭：姚老师，孙老师我还是了解的。姚老师：你了解的，都是他要你知道的信息。他就那点事，为什么被抓？还可能被重判。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卷入了官方内部的争斗，其中一方非要置他死地不可。这个你不一定知道。郭彭：姚老师，你有消息来源？姚老师：我听说了一些。重点不在这里。你在抗议书上签名可以，但千万不要太投入，太投入的话，你等于是被政治斗争的一方利用，他们会牺牲掉你，来打击对方，让对方难堪，下不了台。政治斗争史上，这样的牺牲品比比皆是。极权体制下，信息高度不对称，任何成熟的政治行动，都不可能，所以你要三思而后行，保全自己最重要。除非你心甘情愿去当炮灰，当牺牲品。这就另当别论了。郭彭：我明白的，姚老师。姚老师：我再说话难听的，与其到时候顶不住了，怂了，不如早点撤，给自己留个体面。⁸

姚老师经常来看望郭彭。郭彭曾揣测过他的来意：“不知道他是趁人之危呢，还是政府派他来的。”⁹不过，姚老师说的话没错，是阅世的经验之谈，郭彭后来的变化，说明她把这番话听进去了。也说明钱六想在新元二年时选郭彭入“十九首”和剪入这个言谈实况，是很有眼光，很有预见性的。

又比如，在“阿图罗（圣地亚哥）”中，阿图罗情绪激动，在“教训”一名剃光头的中年男子：……你不要再和我谈什么革命了！天天喝依云矿泉水，喝进口葡萄酒，坐在咖啡馆里写书，高谈阔论，搞鸡巴的行为艺术，是一回事，拿着自动步枪，蹲在战壕里，时时刻刻要躲避天上的无人机，是另一回事，上面，美国佬的卫星一直在监视我们……¹⁰

剃光头的中年男子叫萨尔瓦多，是阿图罗的发小，诗人，激进左派。¹¹阿图罗性格坦率，以脾气火爆著称，此时他刚从北非和中国旅行回来，思想处在严重危机状态。¹²

“裴颂（上海）”是从一则酒后吐真言式的言谈实况开始的，很有一点先声夺人的气势。图像里的四位聚餐者，看上去都有些醉意，除了乔迁新居的主人裴颂之外，另三人是：李志照、程文、霍云鹏，全是大学老师。霍云鹏说，“老虎”¹³最近又在炫他的古典音乐收藏了，听说他有四五千张进口CD。李志照接口说，“老虎”吃相太难看，体制内的好处要捞，体制外的名声也想沾，到处都伸手，其实，离开体制，他屁也不是！裴颂表情痛苦，长叹了一口气说，“老虎”心里面其实是看不起他们这些出身农村的人的，他一向只仰望西方，崇拜贵族，一听到哈佛剑桥，腿就发软。其他人笑了，裴颂继续说，以前有个师兄，也是农村来的，有一次，在上课，好像“老虎”也在谈古典音乐和贵族气质，好像不听古典音乐就没法当学者似的，那个师兄实在忍不下去了，发飙了，站起来说傅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去投靠共产党吗？就因为你们城里的公知太高雅，看不上农村来的人。可他们全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跟着高雅的公知，没戏，一辈子会被嘲笑，永远是土包子，翻不了身的。所以他们宁可为专制政权辩护，靠党上位，爬到公知头上拉屎拉尿。说完，他一转身就走了，全场鸦雀无声，都盯着他的背影看。据说第二天，他就退学了。太牛了！程文追问，他后来真的去投共了吗？¹⁴

在“范里鸣（上海）”中，则更加电影化。几个小片段剪辑在一起，情节也很连贯。先是两个干净利索的快速画面：其一，家庭聚会的场面，一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张大了嘴巴，处于难以置信的震惊状态，周围几个人都很尴尬地望着她；其二，年轻女子转身逃跑的背影。然后切入一个言谈实况：金乙然（年轻女子的男友）向范里鸣道歉，说范老师，实在是对不起，他不知道她会这样，都怪他没有向她事先说明……然后范里鸣打断了他，说没有关系的，她理解她的心情。这时，范里鸣的丈夫方医生插话，安慰金乙然，说最起码她是纯真的，没有假装客气。王庆也附和说，是啊，有人很阴险，先让你办事，办完了再在背后骂你。

紧随其后的另一个言谈实况，是在聚会散了之后：方医生：你别放在心上。范里鸣：没事。真的。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和我设想的一模一样。方医生：年轻人好冲动，我年轻时也……范里鸣：别安慰我了。我是相信共产党，才决定加入的。我真心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走向发达国家。一个曾经四万万同胞百分九十是文盲的国家，要富国强民，哪有那么容易的？这真是需要能力的！只有共产党，有这个能力！独裁是阶段性的。就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欧洲。我会证明，我就算是共产党员，党委书记，也照样能够写出好诗，就像王维，做了高官，照样写出了最伟大的唐诗。方医生笑：你已经证明了。大家都公认，你是当代最好的女诗人。范里鸣：江湖吹捧而已。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医院的党委书记，很多人马上会翻脸不认人，你信不信？¹⁵

“艾玛（巴黎）”中，有一则言谈实况是在床上。图像里看不见身体，但可以听见人物在交谈：艾玛在向她的性伴侣诉苦，说她很后悔帮助那些来西方的中国艺术家，她发现，他们都在利用她，辜负了她的热情，和她个人作出的很多牺牲。他们很虚伪，假装左派，实际上全都是右派。他们还常引用法国左派作家说的话，来博好感，可他们自己却一点也不相信。他们想要的，就是好处，好处。停顿了一下（很可能床上的性伴侣做了一个表示遗憾的手势）。然后，艾玛继续抱怨，说最讨厌的是，她现在也被他们影响了，越来越讲究实际，政治上也慢慢变右了，感觉再也回不到以前，她知道自己在堕落，可她不知道怎么办？说到这里，艾玛和性伴侣不约而同笑了

起来。接着，她们歇斯底里地大笑……¹⁶

以上举例，还都是偏中间值的，不算是最政治化的。在《活埋十九首》里，还有更多十九个人的言谈实况，是更加政治化的，几乎是在直接谈论时事。为什么会这样？通过机器人的快读，我们得知，在新元二年被监视/记录的第一年里，十九个人绝大部分的言谈实况，都是围绕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为什么钱六想全都舍弃不用，而偏偏要选取只占他们全部言谈实况中很小很小比例的有关政治有关体制的内容呢？

多年后，钱六想承认，在当年，作为一个有雄心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还是留有给西方人看的潜意识，《活埋十九首》也不例外，在上海艺术圈里，这种潜意识是作为一种专业知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说，谁不具备这种潜意识，谁就代表不专业，代表业余和外行，永远都不会成功。¹⁷

当然，用政治正确来交换西方的承认，也是需要高超的主题技术的。钱六想一向认为，身体是意识形态博弈和利益斗争的交集场所，而言为心声，言谈实况（虽然在谈论政治，但毕竟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更能反映出十九个人的真实状态，披露视觉无法深入的身体内部的运行状况，揭示意识形态和资本（以利益作为代表）对身体的渗透和塑造程度。¹⁸所以在作品中，以普通的日常的言谈实况作为标本（当然其中要有出彩的政治内容来博西方人的眼球，以批判中国现实的名义），来主题化人物，这样的锁定才最牢靠。

比如，在上述举例中，有的记录郭彭的状态，有的展示裴颂为五斗米折腰在体制内争夺利益的苦闷，有的标记艾玛和阿图罗的变化，有的披露范里鸣不为人知的思想状况。这些图像叙事，全都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暴露”，天衣无缝地实现了人物的“活埋”主题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活埋十九首》中，每段视频里，都是人物的行为少，人物的言谈实况多，而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身体的展示。

主题化还依赖于靠逼真效果运行的幻觉技术。钱六想的监视/记录，是按照十九个人日常活动最密集的几个空间场所来分配摄像头的，分别

是：工作单位（办公室），工作间（书房），客厅，卧室。细看十九段视频的图像，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在第一年里，每个空间场所，钱六想只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即十九个人每个人只被四个摄像头监视/记录。其结果是画面单调简陋，赋予图像以医疗仪器图像一般实况记录的超级写实风格。《活埋十九首》给人高度真实的记录片式的观感，正是钱六想预设的节制措施所刻意制造出来的效果。

通过图像分析，还可以看到，钱六想安装在十九个人卧室的摄像头，位置很高，都在床头上方，摄像头的视角也都是平视的，即只能看到在卧室走动的人的头部，没有肩膀以下的部位，比如在上述举例中“艾玛（巴黎）”的一则言谈实况。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钱六想贯彻“活埋”主题化的有预谋的设计。如果再和《活埋十九首》中有这么多的人物言谈实况被剪入联系起来看，可以认为，在监视/纪录的第一年里，钱六想想呈现给观众看的十九个人的身体，是社会性的身体，是主体化的身体，是没有器官却充满了话语的身体。

证据之二就是他没有在十九个人的浴室安装摄像头。即使在之后的九年多里，他增加了更多监视/记录十九个人的摄像头，包括无人机在内，他也依旧没有把镜头伸进他们的浴室内。在长达一百九十年的未经剪辑的视频里，也没有一帧图像是浴室的。浴室是个禁地。

证据之三是傅周。在第一年的监视/记录中，有个意外，即傅周多次在书房里和一个女模特做爱。在未经剪辑的视频里，有全裸的画面，声音很清晰。图像也符合人物的“活埋”主题化叙事。但钱六想却没有把它们剪入《活埋十九首》中。他仿佛对它们视而不见。

钱六想最终放弃《活埋十九首》，自然是他思想发生巨变之后的一个自然结果（详见第二回），但在当时，他也从艺术的角度反省过，觉得无论图像再真实，毕竟还是经他之手剪辑过，而剪辑就代表审查，过滤，筛选，偏见，主观，只要剪辑存在，就意味他的主题技术还是过于明显，过于外露，叙事强度也不够，就像他后来总结的，不够有说服力。¹⁹毕竟，一年时间太短了，看不到十九个人的实质性的变化。他需要更长的反正常的长度，而且对图像一刀不剪，不作任何处理。他需要更有敌意的作品，而不是普通的可供出售和可被观众消费的当代艺术。

未剪辑部分

未剪辑部分，即没有剪辑过的全部《活埋》视频，起于新元二年七月中，止于新元十二年十一月初。在视频公之于众时，和已剪辑部分《活埋十九首》合并在一起，被钱六想命名为《活埋。拟古诗十九首》。从图像的分辨率来看，可以确认，在上述十年中，摄像头更换过三次。基本上每次更换，都实施了升级换代：摄像头的数量比之前增多了，镜头的质量也有明显提升，图像的清晰度越来越高。对此，钱六想解释说，换摄像头是为了确保它们更可靠地工作，力图让作品完美。²⁰

从第四年起，出现了无人机监视的图像。但不是无间断监视，只是偶尔为之，主要监视十九个人的外出和约会。上海警方经过技术分析已证实：跟踪傅周时暴露的那只花蝴蝶，是自动驾驶的微型无人机，即它会通过尾随手机信号来自动跟踪目标。钱六想使用的其他无人机，工作原理应该也是一样的。在《活埋》作品之前，钱六想也有一件作品使用了无人机，用来模拟一枚向地面高速俯冲的智能炸弹的视野（详见第二回）。

事实上，这一百九十年的未剪辑部分，和十九小时的已剪辑部分《活埋十九首》所运用的手法是一样的：也是通过图像叙事的幻觉技术催眠，通过人物的自我表现，来实现十九个人的“活埋”主题化。所不同的在于，十年的跨度，使得未剪辑部分耐心十足，有足够长足够长的长度（以至于我们穷其一生也看不完），有足够多足够多的丰富度和复杂性（以至于我们人类的大脑处理不了），按照钱六想预设好的超级写实的美学效果，来全面呈现十九个人被活埋的全景状态：他们在漫长十年里相继发生的种种变化和人生起伏，事无巨细，全部转化成了可观看的图像，精确到每一个微事件的详细过程，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细细观赏他们无数的行为细节，每天的言谈实况全貌，就像放大卫星地图一样，信息之繁多，超出了我们的掌控。因而，看上去更客观，也更有说服力。

这正是《活埋》作品最微妙的部分：它相当开放，让观众自己来发现图像，自己来编辑图像，从而达到给十九个人作出“活埋”诊断的目的。显而易见，在未剪辑部分里，十九个人，都回归到主流人群，他们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标准成功作为目标或坐标，来展开和管理他们的人生，他们早年

与现实秩序的对抗，渐渐被汹涌而至的信息洪流所瓦解，所融化，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斗志，最终完全消失在利益的谋取过程里，消失在消费的快乐中，自由意志也被生物性所击败。十年的长时段，提供了数不清的微事件和成千上万的记载了言谈实况的图像碎片，可以证明，以上均为属实。

比如，通过机器人的快读，我们得知，艺术家邬童在十年里是如何通过一个乡村乌托邦项目（在湖南依山傍水的霍村），如何通过包括王品钦在内的国际策展人的运作，成功晋升为全球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期间种种的幕后操作，惊心动魄的利益博弈，以及诸多上不了台面的细节，足以让他们成为好莱坞黑色电影里的负面人物。²¹

还有杜明今。她几经变化，最初是热心于公益的小清新，接着是“善良的机会主义者”（她自嘲性的自称），继而又成了手法高超的资本玩家，纵横捭阖于全球市场。

由底层人权激进分子变成黑道人物，再经由房地产商的圈子，开始与党国利益集团打交道，马冠军一变再变，大获成功。许纯亮也同样来自农村，多年来一直顶着被捕的压力，致力于反抗地方政府的独裁政策，后来他也开始创业，和马冠军殊途同归，都顺利当上了成功企业家，成了媒体明星。

宋廷予充分利用她在北京的人力资源，包括她以前众多的炮友，过上了她渴望的生活：在全球飞来飞去，全身光鲜，用流利的英文做学术报告，用观点和思想去征服别人。

早年的意见领袖张磊转型为房地产商后，一直在人前人后追求朱奕。未剪辑部分记录下了很多细节。在回访时张磊告诉我，他和朱奕经常把记载了他们恋爱经历的《活埋》视频拿出来看，也给他们的朋友和孩子看。朱奕是个传奇人物，父亲是北京的党国高官，本人以女权和剽悍著称，据说她为了赶进度，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和一个福建包工头对峙，向对方高喊：“你别他妈的把我当女人，我他妈的就是一个长着屎的男人。”吓坏了对方，最后对方只好屈服。²²未剪辑部分的大量图像显示，娶了朱奕之后，张磊有帝都背景罩着，生意更加顺风顺水。他们还都是“海龟”，有美国东海岸的留学经历，所以他们也向美国投资，和华盛顿的顶层精英交往。

在未剪辑部分里，我们可以看到，艾玛越来越注意自己的穿着，喜欢上了美食和旅游。在她的言谈里，古迹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出现的频率很高，革命和第三世界已退居二线，很少说了。她这十年里喜欢的书，也是她早期所批判的，全都是消费主义的读本。

阿图罗则相反，一直没有从思想崩溃中恢复过来，每天依旧对世界骂骂咧咧的。

凯瑟琳的转身非常彻底，在和一个风险投资人短暂交往之后，她开始了华尔街的职业生涯。颠覆独裁政权和反抗全球化的话题，已全然被忘却。

在第五年，凯文因祸得福：他和黑人打架，有人挺身而出，帮他解了围。帮他的人叫李建，中国人，前海军陆战队员，曾在南海岛礁上驻守过，退役后回到浙江老家做生意。凯文和李建一见如故，两人像励志电影里的传奇故事一样，联手做起了中美之间的大买卖。

以上人物，钱六想在《活埋十九首》中通过展示言谈实况的片段，揭示过他们被资本活埋的早期症状。就此而言，可谓预言准确。

与现实秩序对抗的失败，也体现在政治反对派的没落和进入体制，甚至还为体制内的蝇头小利而争夺不休。比如，在未剪辑部分里，裴颂就对朋友哀叹某位键盘民主侠的没落：当初一句“千言万语，不如街头一站”，曾让裴颂热血沸腾，勇气凛凛，对这位键盘民主侠无比仰望，几年之后裴颂在街头遇到键盘民主侠，问他在干什么，键盘民主侠说什么也没做，就是信教了。裴颂很吃惊，忙问他信了什么教，键盘民主侠说当然是信了基督。裴颂开玩笑说，还以为他吃斋念佛了呢。谁知，键盘民主侠当即变色，批判道：佛教算什么教，拜金教吧，天天收钱帮罪人洗地，接下去怒气冲冲，又喷出一大堆叱骂佛教的激烈言辞，裴颂实在听不下去，只好借故离去。

然而，半年不到，裴颂自己也为争副教授的职称而扯高了嗓子，像个小市民一样和人吵架，还差点动手打了人，为此他自己很沮丧，私下里向朋友坦率承认：为了过上城里的体面生活，他早已沦为体制的附庸。之后几年里，我们可在图像里看到，他仍在激烈地抨击体制，批评当局，然而他

自己也清楚：这只不过是他妈的在释放他内心的罪恶感，让尚未泯灭的剩余良知得一点安慰而已。²³

十年里发生最戏剧性变化的人是郭彭。在新元以来浓烈的民族主义政治气氛中，她也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资本家。她的公司给中石油、中国铁建等国企当下手，远赴非洲大陆开拓市场，生意做得很大。未剪辑部分记载她变化的全过程。她还对朋友公开宣称，中国需要以中国利益为上的真正右派，要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样的全球帝国。民主一定会来，但需要我们每个人进行分子革命。²⁴

最意味深长的是，未剪辑部分竟然也获得十九个人中部分人的认同。即使经历了《活埋》作品噩梦一般的可怕伤害，他们之中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新元三十二年我回访时，向我表示，他们部分同意钱六想的诊断，即他们自己也承认，回想起来，他们的人生确实是被物质诱惑牵着走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埋，失落了很多很多美好的理想，虽然有遗憾，但他们也不后悔，道路都是自己选的。当然，十九人中，更多的人觉得自己后来其实是走向了新生，以前是懵懂，是被美丽的乌托邦洗了脑，蒙住了眼睛，觉醒得太晚，现在很务实，很踏实，有了钱，有了地位，做啥事都比以前自由（详见第六回）。

有一个问题，在我翻看机器人快读未剪辑部分的数据时，在我和钱六想通话时，总会萦绕在我脑际，即钱六想为什么不对自己进行监视/记录？我设想，如果当初钱六想也给自己的住处和工作室安装几个摄像头，那么，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监视/记录十九个人的难解之谜，就会昭然若揭，也许还会记录下他和黑客们砍价的种种八卦，他甚至还可以对着镜头讲述他每天监视十九个人的点滴感想，作为图像日记备忘。这样的钱六想十年，也放进未剪辑部分中，与十九个人十年作对照，一定会很有趣。

有一天，我实在经不住诱惑，就问了他，也说出了我的设想，他听了之后很平静，仿佛早就知道我有此问一样。他解释说，当初他也是有此想法的，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知道了摄像头的存在，必定会扮演自己，所得到的结果无非是一个真人秀，而他天天扮演自己，却会改变他的种种行为和意识，影响到自我和身体的方方面面，他担心这样经历十年，会让他变成一个怪人，一个疯子，所以就没有实行。²⁵钱六想还补充说，监视自己，而且

长达十年的监视/纪录，曾经是他在《活埋》作品之前设想过的一个行为艺术方案，后来他终于没有胆量去实施，再到后来，他的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反对表演，反对行为艺术，于是，这个方案就被他永久放弃了。²⁶

从图像上看，在未剪辑部分的十年里，十九个人卧室里的摄像头虽然更换过，但数量上没有任何变化，仍然只有一个，并且依旧高悬在床头上方。这代表钱六想为它预设的功能也没有变化：主要是记录下卧室里的言谈，而不是捕捉身体的图像。摄像头数量的增多，主要集中在工作单位（办公室）、工作间（书房）和客厅这三个空间场所。由此，也使得十九个人的身体在镜头里有了更多的展示。

由于是未加剪辑的全景叙事，我们得以在图像中发现，十九个人对身体的关注和焦虑，贯彻于整个十年间：有人用昂贵的仪器每天监测自己所吃食物中的盐量、糖分和卡路里；有人风雨无阻去徒步；有人食素；有人只吃有机食物；有人坚持每周骑自行车，还参加了要求政府建环城自行车车道的请愿活动。对日光浴和跑步的迷信，在十九个人中占三分之二。

即使在监视/记录的第一年，虽然图像简陋，我们仍可在未剪辑部分里观察到很多十九个人关于身体的言谈，比如，他们和朋友经常交换对健康有利的信息，谈论身体症状，营养学，医生排行榜，以及食品添加剂的危害，也在卧室里讨论哪些异国的香料能够增加性高潮的强度，等等，然而，这些日常言谈，在《活埋十九首》中，被钱六想过滤得一干二净，更不用说在家里做瑜伽、在跑步机上狂奔减肥之类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了。

十九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相貌，各有其烦恼和骄傲。他们非常重视牙齿（化费巨资整改）和颜值（局部整容，做美颜保养），每天秤体重，严格控制体型。毕竟，身材和颜值都是战斗力，和他们的成功和幸福度息息相关。他们十年里的身体史，也折射出全球中产阶级都在狂热追求时尚和高颜值的风气：普遍流行的整容手术，基因优化手术，还有使身体年轻化的器官更换，然而人们还不满足，还在憧憬着换头术技术的早日成熟。王品钦曾如此感叹过：“现在连器官、胚胎、精子和卵子，都可以成为商品，都可以预购，在全球从一个身体流通到另一个身体，艺术的资本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奇怪呢？”²⁷

《活埋》作品因为记载身体而溢出了当代艺术领域，成为器官史，人体史、个体生物学和身体人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以《活埋》未剪辑部分图像作为素材或史料的论文，不下几十篇。²⁸至少有三本书，在专业领域内颇有影响：《炮后谈》，身体人类学“锐利之作”，书名取自匿名键盘侠剪辑的同名《活埋》视频选集，作者潘可芬，该书主要分析未剪辑部分图像里十九个人的性话语，即他们在卧室里作爱之后的谈话，在微观层面上呈现了身体在肉欲和话语之间极为短暂的不戒备的神圣片刻，书中对十九个人的名字作了技术处理，以英文字母代替。²⁹《在镜头之外》，人体史寥寥无几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米尔顿·迈耶，该书通过分析未剪辑部分里展示身体细枝末节的很多图像，描述了十九个人的脸部表情、肢体动作和下意识反应这三个方面在十年里“细致而缓慢的变迁”。³⁰《美丽已蔓延到全身》，器官史名著，作者菲利普·卡班，书中有两个章节提到十九个人中有几个人花很多钱对自己的生殖器进行了美化，作者承认，他是通过细读卧室里的言谈实况而不是可见的图像得知详情的，书中说，在当时，这是全球的新兴产业，反映了性器官的全球化。³¹

在转入地下后的第三年，钱六想做两个更激进的作品，这也是他在《活埋》作品之后的新作品，然而，一切就此改变，因为这两个作品，钱六想被中美两国列入恐怖分子的名单，此后，在当代艺术界，在学术界，所有人都像约好了似的，突然之间全都闭口不谈钱六想了，《活埋》作品也从此从书和论文的世界里消失了。

然而，在大众眼里，钱六想却因此而更加出名，中美两国等于给他做了一个大广告，让他平添了一抹一个人反抗两大超级大国的孤独英雄色彩，激起了更多人对他的想象和期待，在网络空间里掀起了一场自发的为自由而战的娱乐狂欢，全球各路键盘侠和字幕组都被激发了起来，被动员了起来，纷纷加入到对《活埋》作品未剪辑部分的自由剪辑的行列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上千个版本的视频选集，就内容而言，形形色色，各种类型都有，但和性有关的，占了绝大多数，总数在八百个以上。

根据机器人快读的数据，在这八百多个“性选集”里，几乎每个都包含有傅周在书房和女模特做爱的视频，也包含有之后他在新居大书房里和

他老婆爱爱的多段视频，其他人，靠钱六想有预见性的节制措施而得以部分幸免，然而，他们在卧室里爱爱的实况声音，包括前戏，叫床，下流话，以及在床上的所有言谈，却成为这八百多个“性选集”的主要内容。

粗略分类的话，可分为床上版和床话版两大类。床上版占百分之七十五，内容很雷同，基本上是未剪辑部分中十九个人十年间在卧室爱爱过程的选集，虽然没有他们的身体图像（傅周在卧室外的爱爱除外），但细节很黄很露骨，包括他们十年间叫床的声音实况，讨论和实践不同性交体位和姿态的实况，以及刺激对方性高潮的床上下流话和脏话。

床话版，顾名思义，就是把十九个人十年间在床上的种种言谈实况，编辑在一起。数量也不少，有不同的风格类型：快乐型，通过配上快乐调子的音乐和加快播放视频速度，来使图像中人物的声音和行为显得可笑和搞笑，也有去掉原来的人物声音，配上更搞笑的或更下流的对白。幽默型，根据十九个人的床上言谈，加入夸张的剧情动画及嘲笑他们的画外音评点。恶搞型，年轻男女半露身体模仿十九个人爱爱过程的自拍视频，他们故意重新演绎叫床声和床上言谈，使之更夸张，更色情，更搞笑。也有一些恶搞型，将取自未剪辑部分的图像和他们自拍的图像相混合。恶搞型很受欢迎，引发了更多年轻人和键盘侠争相模仿自拍的风潮，繁衍出各色各样离奇古怪的恶搞型版本。

床话版还有一类，很特别，是分析型的。比如，有不少以滑稽模仿数据分析来剪辑和处理十九个人十年间的卧室图像，比如，有统计和分析人物的，即在某年某夜，谁和谁上了床，他们的关系如何，感情如何，结果如何，他们各自的婚姻状况又如何；有使用专业音乐软件对图像中十九个人及其爱爱对象的叫床声进行声学频率分类的（并分析推测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和身体状况）。也有统计十九个人在十年间爱爱的次数及每次爱爱的持续时间的（并详细列出动态的数据图表）。

最有名的一个床话版分析型叫《炮后谈》，流传很广，由署名代号“黄似黄”³²的匿名键盘侠剪辑制作。相对于其他的床话版，它在风格上比较严肃，但口味还是偏重的。长度三小时。爱爱，口语俗话也叫“打炮”。《炮后谈》选集，剪辑了很多十九个人在“打炮”之后的床上言谈实况，并从中分析出他们在性爱上的种种状况：比如，偷情状况，固定性伴侣状况，婚

姻状况，又比如，性器官的变化（男的是硬度的变化，女的是湿润度的变化），爱爱的口味变化（对消瘦型还是丰满型更有兴趣，对生殖器还是对屁股更有兴趣），体位的变化（十九个人及其爱爱对象在十年间的变化一览，以动画图表显示），以及床上满意度（双方的满意度，涵盖婚姻内婚姻外的，还有固定性伴侣间的）等等。

潘可芬的身体人类学名作《炮后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模仿了床话版《炮后谈》。对此，作者也坦率承认，她在前言中说，她之所以也取名《炮后谈》，是为了向“黄似黄”的床话版致敬。³³

未完成

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活埋》作品，一直是很有争议的。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它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否定的意见主要是：未经剪辑，是一堆素材，根本不是一件作品（《活埋十九首》除外）；³⁴主题很牵强，和作品内容脱节，而作品内容又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区别；³⁵太长了，导致观看的瘫痪，展览的不可能。³⁶

肯定的意见则认为：未完成，重新定义了作品，也重新定义了艺术的未来，是一个很开放的新概念；³⁷《活埋》（指未剪辑部分）是一种全部叙事，必须全部在场，具有不可压缩性，也就是说，它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它的任何一秒钟都在叙述，它极端反戏剧性；³⁸未完成是另一种完成，突破了艺术的成功学逻辑和体制对个体艺术家的规训。³⁹

钱六想自己也同意《活埋》作品的未完成胜过完成。他说，未完成，这一作品的概念，他是从一架自动驾驶的无人机中得到启发的：“你设置好它的飞行路线和程序之后，就让它自己飞了，你没有必要剪辑它发回来的图像，你直播出来就可以了。”⁴⁰

对于《活埋》作品，他后来又补充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预设一个范围和程序，然后，作者撤离，让作品自己执行，自动生成，让作品像定时炸弹一样跟着时间向前走。⁴¹

十九个人对《活埋》作品也是持否定意见居多。当我在新元三十二年回访邬童时，他早已名满全球，被誉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而钱六

想则被彻底遗忘了,连中美两国的安全部门都懒得去认真搜捕他。邬童仍然坚持二十年前我初访他时他对《活埋》作品作出的激烈评价:“就是超级大的一坨屎,不值得你花钱花力气去写!”⁴²

另一位具有专业经验的当代艺术同行策展人王品钦,则态度暧昧,在回访时,当我作为一个外行,向他转述了钱六想本人的未完成想法,以及上述的肯定意见和否定意见后,他看着我,很优雅地一笑,说其实它们都是可以成立的,但也可以说,都是无稽之谈。⁴³

和当代艺术圈子有过交往或打过交道的人中,唯有艾玛肯定了《活埋》作品,说她喜欢,虽然严重伤害了她,她恨钱六想。傅周、阿图罗、宋廷予、罗萨纳,还有德米特里,都态度严厉地否定了《活埋》作品。剩下的十一个人里,除了范里鸣、凯瑟琳和裴颂三人拒绝我“回访”(“初访”也被他们拒绝了),没有当面征求到意见,其他八人也全都爱憎分明,坚决不承认《活埋》是艺术。

为什么当你手握意义之时,却总是收获悲剧呢?

在我和钱六想通话的最后一年,我曾和他探讨过这一问题。他淡定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他说,意义会在你手里无限增长,一刻也停不下来,这意义也叫自由。它也在你心里。有了它,我们才可能超越生活,不被活埋。⁴⁴

所以我猜,钱六想是知道自己的结局的。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也停不下来,他不但做了惊世骇俗的《活埋》作品,而且后来还做了更激进的作品,是他亲自动手,摧毁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前程。是他心里的自由,启动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他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可怕的黑洞一般的自由。直到被自由吞噬。

1.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七年4月11日。
2. 同上。
3. 十九小时全部翻译的版本有:德语、英语和日语。部分翻译的版本有:韩语、葡萄牙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语、越南语、蒙古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丹麦语、捷克语。
4.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七年4月11日。
5. 同上。
6. 冉正格:《这不是真人秀,这是生活实录》。新元十二年12月16日发表于“艺术档案”网站。后收入其评论集《撕逼无悔》,上海当代艺术出版社,新元十四年二月第一版。钱六想:《活埋》已剪辑视频·郭彭。
7. 同上。
8.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郭彭,新元二年10月17日0908起。
9. 钱六想:《活埋》已剪辑视频·阿图罗。机器人快读时已将全部谈话自动翻译为汉语
10. 字幕。
11. 访谈视频,萨尔瓦多,新元十三年9月26日。
12.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阿图罗,新元二年11月18日0518起,新元三年1月15日0712起。
13. “老虎”是傅周的绰号。据傅周自己说,上海话里“老傅”和“老虎”两者发音非常接近,所以有些恨他的学生遂在背后以“老虎”称呼他,久而久之,传开了,就成了人人皆知的绰号。
14. 钱六想:《活埋》已剪辑视频·裴颂。
15. 钱六想:《活埋》已剪辑视频·范里鸣。
16. 钱六想:《活埋》已剪辑视频·艾玛。机器人快读时已将全部谈话自动翻译为汉语字幕。
17.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七年4月11日。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21. 据我所知,至少有两部批判当代艺术的纪录片,通过不指名的模拟重现(鉴于《活埋》视频非法,纪录片里无法直接引用,故而采用演员来模拟重现有关场景),使用了《活埋》作品未剪辑部分有关邬童和王品钦的素材。参见纪录片《生产线》(迈克尔·拉什)和《世界的基本状况》(佐竹靖彦)。
22.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张磊,新元九年11月7日1330起。
23.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裴颂,新元十年6月26日0830起。

-
24.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郭彭,新元十一年12月2日1140起。
 25.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九年9月19日。
 26. 同上。
 27. 钱六想:《活埋》未剪辑视频·王品钦,新元七年5月10日1410起。
 28. 王向明:《全景革命:论图像叙事的未来》,《新史学》第35页至第75页。新潮出版社,新元二十一年第一版。瞿颖:《新元以来的新史学概述》,《史学通讯》第901期,第14页至第38页,华夏大学出版社,新元二十年第一版。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迄今为止,仍无法考证出编辑制作《炮后谈》的匿名键盘侠是谁。其署名代号“黄似黄”很可能是上海话(或苏州一带的吴语)里的俚语切口“横竖横”的谐音,应该是双关语,既有“横竖横”的意思,又有“黄(颜色或姓氏)似黄(色情)”的意思,反过来理解也通。如果这一设想成立,那么,此键盘侠就是上海人,或居住在苏州一带讲吴语的江南人。以上纯属我的推测。
 33. 王向明:《全景革命:论图像叙事的未来》,《当代新史学》第35页至第75页。文献出版社,新元二十一年第一版。瞿颖:《新元以来的新史学概述》,《史学通讯》第901期,第14页至第38页,华夏大学出版社,新元二十年第一版。
 34. 程述:《疯狂的未完成:评〈活埋〉》,新元十三年4月20日发表于“艺术档案”网站。后收入其评论集《幻觉与暗面》,友直出版社,新元十五年六月第一版。何露:《虚无时代的空洞游戏》,新元十三年11月7日发表于“新欢”网站。程述和何露在他们的文章中一致把《活埋十九首》作为单独的完成作品列出,排除在“未完成”之外。
 35. 托马斯·赫斯:《高度在下降》,新元十四年2月15日发表于“当代没问题”网站。高弘:《又一起失败的艺术起义》,新元十四年3月2日发表于“我们爱炫耀”网站。
 36. 吴康良:《从反叛到监视》,新元十四年7月4日发表于“多联络多展览”网站。
 37. 王部:《绝对艺术家》,新元十四年1月24日发表于“新欢”网站,后被删除。
 38. 新井树里:《全部叙事的作品》,新元十三年9月28日发表于“艺术档案”网站。
 39. 汤嘉云:《未完成的完成》,新元十四年1月30日发表于“宠儿”网站。
 40.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十七年4月11日。
 41. 同上。
 42. 回访视频,邬童,新元三十二年3月29日。
 43. 回访视频,王品钦,新元三十二年5月3日。
 44. 钱六想通话纪录,新元二十年7月17日。

Buried Alive by Lu Huanzhi presents the Preface and Chapter One of a novel, working title 'Buried Alive', which is being drafted incrementally, and will be published over a series of exhibitions and events.

Buried Alive offers a contribution to two interwoven experiments with curatorial form:

The exhibition "*Habits and customs of _____ are so different from ours so that we visit them with the same sentiment that we visit exhibitions*" curated by Biljana Ciric, featuring works by 3-ply, Irena Haiduk, Ho Tzu Nyen, Siniša ilić, Li Liao, Lu Huanzhi, and occurrences of works by Eva Barto. February 20 - April 30, 2016, Kadist Art Foundation, 19bis-21 rue des Trois Frères, 75018, Paris, France.

The publication "*Habits and customs of _____ are so different from ours so that we visit them with the same sentiment that we visit exhibitions*" edited by Biljana Ciric and Fayen d'Evie, and published by Kadist Foundation and 3-ply, featuring works by Lu Huanzhi, Ho Tzu Nyen, Li Liao, Irena Haiduk, and Siniša ilić. Rizograph cover + 5 booklets, BW digital print. Edition of 500 (500 cover, 5 x 100 booklets, variable content). Pdf edition available at www.3ply.net.

Images and text © 2016, the artist.
luhuanzhi@yeah.net

Design: 3-ply, Toby Tam and Biljana Ciric.

This publication is copyright. Apart from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68, no pa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3-ply is an independent publishing initiative that focuses on writing, editing,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as art practice. In exhibition settings, 3-ply operates as a shifting collaborative, investigating artist-led publishing as an experimental site for the production, transmission and archiving of knowledge. www.3ply.net

KADIST

Kadist Art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arts organization that believes the arts make a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 to a progressive society. Its programs actively encourage the engagement of artists, often represented in its collection, with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oday to promote their role as cultural agents. www.Kadist.org